

人間四月天

徐志摩的浪漫愛情故事

王蕙玲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四月天:徐志摩的浪漫爱情故事/王惠玲著;

-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ISBN 7-5001-0376-X

I. 人… II. 王… III. 电视文学剧本-中国-现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844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2000-0636 号

原书:王惠玲著/人间四月天

由(台湾)三品出版社授权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 话/66168195

邮 编/100810

责任编辑/铁 钧

封面校对/关 阳

封面设计/蒋宏工作室

排 版/广州久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海淀求实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规 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2

字 数/320(千字)

版 次/2000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2000 年 4 月第一次

印 数/1-20000

ISBN 7-5001-0376-X/J·21 定价:25.00 元

<序>

如此人间四月天

丁亚民

电视剧本很少出版，应观众及听众要求而出版的恐怕这还是第一本了。

王蕙玲原本不打算出版，因为她认为剧本只是一部电视剧的作业蓝图，所以不宜出版，以免破坏观众对戏的印象。结果是观众和我都觉得她错了，王蕙玲自己当局者迷，不晓得她不是所谓的电视编剧而已，正确来说，她早已是名剧作家了。剧作家者，创作以剧作呈现，生命以剧作凝结舒展，安身、立命、成就、飞扬。

王蕙玲，学的是音乐，台湾师专毕业教书时开始投稿给当时的华视剧展，第一篇剧作虽被退稿，并附上一本剧本，请她参考正确剧本形式，但还是受当时的编审斯志耕斯伯伯赏识，由单元剧开始磨练，不久便写了陆广浩制作的连续剧《两代情》。当时，她完全自修苦练，并决定放弃喜爱的教职，专心写作，经全家开会，得父母支持，愿意养她，方才走上了专业编剧之路；她看电视电影，自作分场反复分析研究，完全的无师自通。我先这样说明，一方面是读者有兴趣知道，另一方面顺便让大家知道天才也有辛苦之处。

我与蕙玲向来都是单打独斗的编剧，从无交手过，都是在互相的作品中认识较量。后来她写了《追妻三人行》大红，再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京城四少》，算是奠定了编剧的地位；那出戏，我看到了最后，小钗雪地里一张茫然的哀伤的脸，寂寞的细雪飞碎在一出热闹大戏的结局，忽然眼一亮、心一惊，如果是武侠世界，便该说是掐指一算、有劫难逃也。那时她打算动笔写一出民初戏《雪中青》，我去跟她说，很难，要小心，不只是当时的连续剧时局已乱，更是她旺盛的企图心已起，只恐高处不胜寒，却又不肯委屈自己。

这以后数年，《雪中青》还未拍成，她写了《追妻三人行大运》、《欢喜楼》、《第一世家》。《第一世家》是乡土热时的应景之作，我当策划，与蕙玲第一次合作。再之后，她写《女人三十》，在一片乡土剧的连续剧市场里，

仍执着文艺剧风格。王蕙玲写戏全凭才情，顺手时甚至可一天完成一集，而且荡气回肠、精彩动人；她写戏又不喜媚俗窠臼，不愿想当然的下笔，常困顿折磨，磨出了不同凡响的故事；她写戏的不流俗不随俗，所以有《第一世家》的不迁就观众热爱，写死了女主角秀英，弄得八点档观众举国哀泣；又有《女人三十》的细写婚外情女主角江淑娜的心路历程，挑战现代妇女观众的情感尺度。

电视编剧，莫名其妙的被电视台及制作人付以拉广告挑收视的重责大任，大多是沉浮挣扎在媚俗讨好与创作良知之间；而王蕙玲，却不是这般的编剧。她的作品和观众之

间，从不存在收视数字，更未有所谓的市场导向做梗；有的只是她创作的诚意，和与观众之间的相知与共鸣。她没有能不能写的体裁，只有喜不喜欢的故事；喜欢的，她可以想着捱着，永不随市场流风及时光而放弃，已写了二十集还未拍的《雪中青》便是一例，作品便是她的血肉，可以永远束之高阁，却不能在不当的时机，扭曲的制作环境里，成了商业市场的炮灰。所以是剧作家。

剧作家者，创作以自己喜憎为前提，发抒自己生命经验与情感，追求艺术价值之纯粹，作品以大众为对象，却不以市场收视及观众口味为惟一指针。目前电视戏剧的激烈商业竞争，扭曲了电视人制作戏剧的观念，几乎已没有了创作空间，因此有一段时间王蕙玲几乎是认真的考虑要封笔，她说如果电视环境不能如愿、也无法做出好戏来，宁可不写，改行去开餐馆。

和李安合作过国际大卖座电影《饮食男女》的王蕙玲喜欢做菜自娱，要开的餐馆不能太大，因为要亲自下厨，只能营业一桌客人；要宾至如归，所以要开在自家的饭厅，奉送她爱听的音乐下菜；客人要预约，并得有品味；更重要的是得是她喜欢的人，做她喜欢的菜。宝瓶座的王蕙玲想开的餐馆还是跟写剧本一样：要喜欢，要真心款待，不惜血本的想求个宾主尽欢。那就还是写剧本吧：更大的不切实际，更自在的梦想，与人更多的生命分享。这时候她向另一位更大的梦想家，制片人徐立功先生提出了酝酿多年的《人间四月天》，更坚持创作的空间与艺术品质。

她喜欢徐志摩，喜欢的人物值得写；她也喜欢徐志摩故事里的许多其他人，值得一与人分享。她苦恼想着，为什么现在的人，怎么过都精神萎琐不快乐？为什么徐志摩那时的人，却个个精彩？她想把徐志摩跟她自己对生命、对世界的问号，再放回人间，问一问现代的人类、还懂不懂得。在社会文化动荡爆乱、电影电视物欲横流、官能刺激到不讲道理的今日，她写《人间四月天》，其实只单纯的为了想写一个感觉、一点感动：人找着、寻着、自己的生命，只为了心底的那点真。

王蕙玲的剧作一向不只是情节故事，更是人生的情感、生活的感觉，所以动人；她的剧本可读性很高，在电视圈中，争睹王蕙玲的剧本，一向是件快事。她认为编剧如果不能从剧本打动制作人，如何“骗”他拿出情感来投资作戏，不能打动导演及演员，如何能传达并“骗”取大家的真感情来准确地完成故事情感。《人间四月天》剧作的特别可读，更在于这个传记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物及每一分情感，必须准确细致才不至失真，因此读者可在这剧本字里行间读出王蕙玲的创作情感。她对于剧本严谨完整性的执着，我举一例大家便可以明白：在剧本上，每一场次的年代时间，是我为拍摄时考据方便要求加上的，至于季节的注明，她便死也不肯写作是科学性名词的《春夏秋冬》、而坚持以《早春》、《晚秋》等字眼，弄得我们拍摄时大乱，因为史实上的早春二月，在拍摄时季节上是春寒料峭的冬景、冬服，结果排在快要夏天时拍，还让演员穿成了薄衫。王蕙玲说，编剧必须写出史实上的正确时间，必须写出每一场戏的戏剧氛围，早春时微湿带凉的天气，不能误解为冬寒的悲凉；中午的西山诀别哪能有黄昏时的哀伤，不能写成

《午》字。事实也是，当演员及工作同仁从剧本感受到每一场的光影气氛、在脑中成了形、成了感受，即使是盛夏正午顶光拍出的志摩与徽音在北京前门巷口重逢，那团怅惘落寞的失意情境，仍弥补不了该在傍晚光影拍摄的遗憾。

王蕙玲先前的不肯出版剧本，便是为了保护《人间四月天》电视剧作品，担心已接受并热爱这出戏的观众，会比较出两者之间的差异，从而质疑拍摄成品的成绩。然而剧本和实际制作原本便必有很大的差异：就算我们万里迢迢扛了水管远征到剑桥，想要下一场剧本上的雨中桥下接吻，却因为现实状况下不成雨；进度延迟，该是白天的戏改成了夜景；受限于场景、拍摄时间、预算成本、演员特性与表演能力，各种突发状况，剪接场次也重新考量及调动；还有由于合约的限制不能超长及戏剧效果考量，更删除了约一百五十分钟的戏，实为相当的遗憾。这些都是得向读者解释的。

也因此，《人间四月天》剧本的出版，更显出意义来。在电视剧及广播剧同时推出的情况下，因为不同的媒体特性、不同的制作条件及方向，展现出不同的风貌及诠释、创作成各自不同的作品；这本剧作的出版，呈现给观众最原本、最完整的风貌，读者会发现电视剧所未能呈现的徐志摩更丰富的人生历程，剧中人更准确深刻的心理描述，以及影像传播不能表达的许多细节。

对于《人间四月天》的摩迷、王迷们，本书许给你们完整的所谓《经典对白》，所有在电视剧、广播剧里震动人心的对白、被删除的对白，这里还回你们最完整的原著。并且还更多的是完整情节及心理刻画，读者将更了解每一场戏的真实情境。

对于摩迷、幼仪迷、徽音迷、小曼迷们，这本剧作提供的是八十年前这几段情事的完整叙述，读者可以更明确的了解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地方，写实的考据是足以作为徐志摩传记的参考，杜撰的情节及对白却更呈现探讨了徐志摩等人的心灵世界及情感生命。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是一部以剧本形式写成的，可以脱离电视剧、广播剧而自证的文学作品。王蕙玲以细腻的文字及情感，探讨了八十年前徐志摩世界的情感观、生命观，及带给当时社会、延伸至现今时代极大的冲击。

在已经忘了电视剧作原有它自主独立的创作性及艺术风格的年代，王蕙玲的这部《人间四月天》不只揭示出徐志摩所费一生生命所求的心灵追求，更坚持了剧作家对艺术的诚恳及努力，以真挚的情感、诚恳的用心，在商业功利时代里还原了剧作家应有的自我风格及深刻内涵。

如果《人间四月天》电视剧唤回了社会对电视戏剧的品味及需求；一幕幕的情节画面使你动容于浪漫的情境及浓蕴的情感；如果《人间四月天》的广播剧令你沉醉于无尽幽远的想象世界、倾听心里的声音；那么，忙碌昏扰的这时代里，疲惫昏乱如你，在一个清闲的下午或者幽静的午夜，泡一杯茶或者咖啡，打开这本书，你会记忆起内心深处的悸动、心灵里曾被遗忘的宁静……

<序>

就在我懊恼悔恨的时候

蔡明亮

身为一个制作人，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制作出一部好的电视剧，十几年了，在电影上，我制作过《推手》、《喜宴》、《爱情万岁》、《饮食男女》等几部还可以拿出来谈谈电影，但是电视上，我一直找不到一部可以代表的作品，这在我一生中，一直引以为憾，尤其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之后，更使我沮丧的怀疑我这一生热爱戏剧的生涯，是否就此结束。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审视自己的生活，甚至疑惑自己是不是没有积太多的阴德，以致于……，就在我懊恼悔恨的时候，我看到了王蕙玲这套《人间四月天》的剧本，久已熄灭的对戏剧的热情，又再度炽燃了起来。记得那时候，王蕙玲人在温哥华，我每天都在等她把一本本的剧本从计算机传过来，几乎是每天都迫不及待的想读她的剧本，从那时候开始，就像着了“魔”似的，连带对她剧中所提到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像林徽音、陆小曼、王赓等等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从离开学校多年后，从未未曾有过的情形，我再度对书本、对诗作、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人间四月天》是一本极具吸引力又容易读的好剧作，我之所以会用这样的辞句，是因为我一向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看书我常常会不求甚解，对艰涩的辞句，会略过不看，但是对《人间四月天》则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它真的很容易阅读，而且很吸引人。我记得我在高中念书的时候，我一位教国文的老师就跟我说过，他说其实最简单，最没有雕琢的文章，往往就是最真、最好的文章，这句话，我并不真正了解他的含义，但是懒惰、没程度的我却一直把这句话拿来当作护身符，平常参加座谈会的时候，看到那些有学问的人侃侃而谈，自己谈不出来，只好以沉默来掩饰。写文章就不成了，当然，你也可以不写，但是虚荣的我，也不愿意放弃虚荣一下自己的机会，答应了，一定要写，只好以最简单的方式交差。不过，别因为我这样说，就不相信《人间四月天》是个好剧本，它真的好吸引人。我记得之前与出版商谈到出版这个剧本的想法，对方总告诉我剧本不好卖，我说怎么会？他们说那是因为我是制作人，所以读剧本容易，而一般人是人不太容易读剧本的。这说法我一点都不相信，我看过多少剧本，好的、坏的，但是真的从来没有一个剧本这么吸引我，为什么大家都认为一定要把一个好剧本改写成《电视小说》以后才会大卖呢？我才不这么认为呢！不信，你试试看，你看了《人间四月天》你一定会被这个剧本吸引，你不但可以了解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你也可以知道剧本是一个什

么形式的东西，甚至你可以用这个剧本去对照它在电视演出时，是什么模样？导演用什么样的镜头去诠释它？这样不是比写成电视小说，更有多种功能跟欣赏学习的角度吗？

如今，《人间四月天》的剧本终于出版了，我真的好替王蕙玲高兴，她是我多年的好友，曾跟我一起合写过剧本，甚至可以说是我的晚辈，但是几年不见，她的剧本愈写愈好，已经使我自叹不如了，难怪我有先见之明，已经退而做她作品的制作人，在血液里，我一直有虚荣感，现在她的剧本出版，也不放过机会，她出书我凑上一篇《序》，沾上一点虚荣感，这是我愿意写这篇《序》的真正原因。



目 录

03	如此人间四月天
06	就在我懊恼悔恨的时候
11	第一集
31	第二集
49	第三集
67	第四集
85	第五集
105	第六集
121	第七集
141	第八集
159	第九集
177	第十集
197	第十一集
217	第十二集
235	第十三集
253	第十四集
271	第十五集
289	第十六集
307	第十七集
323	第十八集
339	第十九集
355	第二十集
374	后记

第一集

场景：硖石村庄后小溪边

人物：村妇，村人

时间：一九八〇年夏日清晨

- ◆清晨，晓雾尚未散逸，村妇在溪边一块青石板上洗衣。
- ◆村妇闲说闲聊离去的声音，溪水的微波荡漾轻抚着溪边那块青石板。
- ◆淡出渐隐
- ◆村人合力的声音。
- ◆青石板被翻开，石板竟是一块墓碑，碑上写着《诗人徐志摩之墓》。
- ◆溪水依旧微波荡漾，轻抚着碑上的墓志铭。晨起的初阳照在石碑上。
- ◆字幕一九八〇年夏日

场景：硖石镇上，徐家老宅

人物：徐家酱园管事，管家，志摩妈妈，下人。

时间：一八九八年一月(丁酉年腊月)冬日

- ◆徐家大门口，门开，管家送酱园管事出来。

管家：你说这酱缸里怎么会有耗子呢？

管事：唉呀！是啊！昨天才送出去二百斤的酱，要过年了，可不能出乱子！——我先回酱园！

- ◆管事匆匆离开，管家目送，回身进徐家大门，一路穿堂过院到天井。

◆正是腊月时节，冬日暖暖的阳光斜照进徐家老宅的天井，一长串的熏肉腊肠挂在竹竿上油汪汪的享受着阳光。即使做成肉品挂在富裕人家的天井里也有不一样的气派。

- ◆下人拿着扫把仰头看天，管家站在一旁，跟着也仰头看。

下人：(看看管家咧嘴笑着)这太阳多好！

管家：是啊！——这太阳多好？你不如就当块闲(咸)肉晾在那竿上吧！

- ◆下人低头扫地。

◆老妈子踩着小碎步穿过二楼的回廊，手捧着一个托盘，盘上装着《百岁服》上头压着《长命锁》，一个小瓜皮帽扣在一旁。老妈子推一扇房门进去。

场景：硖石徐家楼上卧房

人物：志摩(一岁)，奶妈

时间：一八九八年，冬日

◆房间里，一个周岁的孩子坐在锦缎的被褥上，有一种灿烂的光彩在他的身上，是那一身绛罗绸缎，也是那斜照进屋里的阳光。奶妈已把他打扮妥当，最后将一个足金的长命锁挂在孩子的身上。

场景：硖石徐宅厅

人物：徐老太爷，徐老太太，徐父，徐母，志恢和尚，奶妈，志摩(一岁)

时间：一八九八年，冬日

◆徐府大厅，徐老太爷和老太太笑吟吟坐在厅上，孩子在徐大人手中，徐父看着志恢和尚。

徐父：——是个独苗——就怕家里把这孩子给宠坏了……

阿奶：是菩萨赐的，有菩萨教着管着，师父您说是吧！——(对徐夫人)教志恢师父抱抱，给他启个佛缘，增长点智能和福气。

志恢：哎呀！岂敢！贫僧只是个一无所有的出家人啊！——

◆志恢和尚笑着从徐夫人手中接过孩子，便认真的端详，先是看他一双聪慧灵动的眼眸，继而又摘下他的小瓜皮帽摸他的头，同时闭上眼，这样认真的神态倒让徐家上下都肃静下来。徐夫人不安的看了徐父一眼，仿佛有些后悔把孩子交给师父，主要也是怕听见些不好的。

徐父：师父……

◆志恢猛睁开眼才知道自己太出神倒像是故意卖关子折磨人，遂朗声大笑。

志恢：哈哈！人中之龙，麒麟之子，这孩子将来一定要扬名天下的。

◆徐家三老一听终于松一口气同时也喜出望外。

◆奶妈此时把抓周的红漆木盘捧出来。

阿奶：来吧！教他抓抓，看看将来是怎么个扬名天下法。

徐父：抓只笔吧！咱们徐家几代没出过一个读书做官的。

徐母：我倒愿意他殷殷实实守住家业就好。

徐父：还教他管酱缸啊？

◆在大人的言语间，小孩一只胖手从盘子里抓了一个竹蜻蜓，徐父有些诧异。

徐父：(怪罪的口吻对奶妈)摆个竹蜻蜓干嘛？这……

◆众人面面相觑，老太太倒是不慌不忙的找到了解释。

阿奶：这不就是直上青云，一飞冲天的意思嘛！

◆被老太太这一解大伙儿又都开怀畅笑，天井的暖阳烘托着笑声，这是做为一个孩子或人生幸福的起点。

场景：硖石郊外山上

人物：志摩(七岁)

时间：一九〇四年，夏日

◆阳光下，一块影子飞快的在草坡上移动。

◆七岁的志摩学放风筝，风筝越飞越高，志摩只顾奋力往前跑，没注意草坡突然变得陡急，他脚一绊就一咕噜的往下滚。

◆手上的风筝也只有任它飞了，志摩滚着终于停下来，他知道自己没摔伤，还来不及爬起来，就怔怔然看着刚才还在手中的风筝已经飘到老高的天上去了。

◆天好蓝，这一路风筝能飘到顶吗？到顶是哪儿？这世界可有个边？志摩手枕着头煞有其事的躺在蔓草间，仰望天空，有了人生的第一个疑惑，他紧紧盯牢那只风筝想知道答案。

场景：山区

人物：村人，搜索队

时间：一九三一年，秋日

◆同样是荒烟蔓草间，搜索队的人由当地农人带领循迹而至。

◆先是一些草丛烧过的痕迹，逐渐向前方望去，飞机的残骸散布在荒山野岭间，刚下过一场大雨的山中，湿冷凄迷。飞机残骸烧尽的余灰如同狼烟一般远远近近的飘向空中。

◆字幕：徐志摩(公元1897-1931)

场景：伦敦市区一间小旅馆

人物：幼仪(六十七岁)，苏医师(苏季子——幼仪第二任丈夫)

时间：(一九六七年春天)清晨，雾

◆旅馆沉暗厚重的窗帘被拉开一道，天光透入夹层的薄纱，再掀开薄纱，清晨湿冷的雾气凝结在窗上依旧是一片白茫茫。一双有年岁的手划去玻璃一角的雾气，幼仪披衣站在窗边看着街上，除了街角的报摊，偶有一辆伦敦典型的黑头出租车经过，一切仍都是清晨的冷寂。

◆她担心泄进房里的光会扰及苏医生的睡眠，便又轻轻把窗帘合上，走开。

◆苏医生上了年纪沉沉的鼻息声。幼仪背对着他坐在床边，旅馆的行李架上摆着两个短程旅游轻便的手提行李，幼仪仿佛在沉思些什么。她有一个单独去做一件事的念头，但这单独的念头需要得到苏医生的谅解。

◆她根据今天的天气把苏医生今天该穿的衣服打理好挂在床头的衣架上，自己早已收拾妥当，她对镜戴上帽子，轻轻开门出去。

◆苏医生另外一半的枕边放了一张字条，简单交代了行踪。

◆窗边，幼仪走到雾冷冷街上的身影。

◆字幕，一九六七年春，伦敦。

场景：伦敦火车

人物：幼仪，列车长，乘客若干

时间：一九六七年，春日

◆幼仪望向窗外，她对自己一早悄悄离开熟睡的苏医生感到不安，当她选择和苏医生到欧洲做短期旅游时她并没有想要重返剑桥，但此刻坐上了前往剑桥的火车，她才明白这是她这趟旅程惟一的目的地。

◆帽沿的暗影在幼仪的额际，阳光忽明忽灭的映照着重幼仪的脸，火车穿过英国乡村的田野。英国，剑桥，一个原本陌生不相干的地方，是徐志摩使她和这里有了牵连。想到徐志摩，幼仪的脸上逐渐显露出从内心深处扩散出来的痛，原本以为是久远的记忆，甚至，这些年来，徐志摩的样貌在她脑海里也就像是纸窗上的剪影那么浮印着，但是人模糊了，痛却是依然清晰。她突然开始怀疑这一趟意外之旅的意义。

◆一个片段的记忆闪进她的脑海里……

场景：伦敦一家照相馆

人物：志摩，幼仪

时间：一九二〇年，冬日

◆镁光灯乍闪，一张她和志摩在欧洲或说这辈子惟一共同拍下的照片，框进去两张亟欲向亲人报平安的脸。只是当拍照一完成，留在照片上那一点挤出来的勉强笑容便迅速的从志摩的嘴角消失。他旋而从拍照的椅子上起身走开。

◆志摩在窗边点燃一根烟的背影，那是幼仪的视线。

◆幼仪脸上仍有初来乍到的不安，尤其对头顶上的帽子感到不自在，想是为了拍照才戴，所以一照完她就把帽子摘下。

志摩：在这里，戴帽子是一种礼节！

◆志摩不知从哪儿冒出这么一句话，幼仪甚至没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但冷飕飕的感觉钻进幼仪的心底，幼仪重新把帽子带回去。

场景：火车上

人物：幼仪，列车长

时间：连S.2

◆一句话她反当了一辈子，仍不能消化志摩曾给予的冷眼对待。

车长：察票！谢谢！

◆列车长巡票，适时拉回幼仪的思绪，她拿出皮夹找车票，抽出车票的同时掉了样东西，列车长顺手拾起交给幼仪。

幼仪：谢谢您！

车长：不客气！——察票！（回答另外一名乘客）是的！下一站就是剑桥——大约再半个钟头！——

◆幼仪手中握着列车长拾还给她的是一张小照片，照片中是志摩那一脸少年子弟的踌躇满志，神气中夹着几分稚气。是了！这就是她此行的缘起；她这一生悲欢得失的主题。记忆像翻箱底一样整个被掀开，幼仪清楚忆起当她初次看到徐志摩这张从杭州一中毕业时拍的照片，是她去读苏州第二女子师范的那个夏天……

场景：南翔张家院

人物：幼仪（十六岁），幺妹（三岁），邻近的孩子三四个

时间：一九一五年，夏日

◆夏蝉唧唧，一大片树荫覆盖张家院子里那口大池塘，一双白皙舒展的天足一脚踩进烂泥塘里。

幼仪：不哭了！拿给你！

◆幼仪最小的妹妹把一个小玩艺儿掉进池塘里去了，正哭闹着。

◆墙头上坐了几个顽皮的孩子一看见幼仪的天足就编口笑她。

孩童：——大脚丫，嫁傻瓜，大脚丫，嫁傻瓜……

◆幼仪徐徐抬起半身也不生气，显然不以一双天足为耻。

幼仪：没看过是不？可得看个够啊？

◆墙头上的孩子嘻嘻哈哈一阵推挤都栽到墙外去了。

场景：张家正厅内外

人物：张父（润之），张母，嘉傲（四哥），七弟（十四岁），八弟（十三岁）

时间：一九一五年，夏日

嘉傲：……他写这篇《论哥舒翰潼关之败》的时候不过十三岁。

◆嘉傲把文章递给张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七弟八弟围坐在桌边奇文共赏。

张父：（展阅，颌首）嗯！……（借机训勉儿子）看看人家在你们这个年纪时候写的文章，惭愧不？

张母：你见过这人？

嘉傲：见过！我去杭州一中视察的时候看到他的文章，打听了才知道是个是学校里的高材生，我把他请来谈话，果真是一个人才，——这一篇是《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简直把梁启超的文风模仿得惟妙惟肖，还有这一篇是《镗铎地球历史》，是科学方面的论文，说不定将来会是个科学家……

◆张父又接过文章要细读，张母这就忍不住要打岔了，文章在七弟八弟手里传阅。

张母：文章不能当饭吃！——家里是做什么的？——是做官还是经商，有没有一点家业？兄弟姊妹多不多？这要是大家庭人多嘴杂相处不易，也得考虑！

◆张父看看张母一眼摇头。

张父：八字还没一撇呢！

场景：张家偏厅

人物：大姊，张母，六婶

时间：一九一五年，夏日

◆张母踩着双小脚，匆匆的步子往偏厅走去，跨进偏厅。

张母：找到了！——

◆张母扬着手上的八字，交给六婶。

◆大姊躬着小脚端坐在一旁，头像秤砣一样低低的垂着。

◆六婶手中拿着两张八字拼来凑去，啧着嘴一脸为难。

张母：怎么样？——

六婶：这还真不好说！

张母：又不是外人！——您就直说吧！

六婶：(摊着命纸)唉呀！不教我说我也憋不住了！自个儿瞧瞧，这是忌煞俱全，孤寡行克的命格呀！不捱过二十五，绝对不能嫁！硬嫁了也是要克夫的。

◆大姊一听捂着脸就跑出偏厅。

场景：张宅偏院

人物：大姊，幼仪，张母，六婶

时间：一九一五年，夏日

◆幼仪牵着么妹进偏院，正好看见大姊跑出来。

幼仪：怎么啦？大姐？

◆大姐委屈的看着幼仪什么也没说就哭着跑开，幼仪不解，回身看看向偏厅。

场景：张家偏厅

人物：张母，幼仪，六婶，么妹

时间：一九一五年，夏日

六婶：我是替你们家大丫头着想。——

张母：(心急的)我知道，可是——那就没希望了？——

六婶：不是我说，这么好的人家我也替你急啊！

◆幼仪牵着么妹要她别出声，她躲在偏厅窗外，偷听母亲和六婶的谈话。

六婶：(突然)——幼仪呢？幼仪今年不也有十五、六了吗？有没有幼仪的八字？

◆张母有备的神情，从口袋里掏出幼仪的八字。

张母：我都拿来了！我就是想万——

◆门外站了一会儿才刚弄清楚怎么一回事的幼仪，心惊肉跳的听见自己的名字。里面一阵嘀咕：什么也听不清楚，然后就听着六婶突然拍掌叫好。

六婶：哎呀！这就合上了！

张母：(喜出望外)是吗？

六婶：是——(反复看着两人的八字)合是合上了(遗憾的)哎呀！可惜了！——她怎么不属狗啊？属老鼠真是太糟糕！

张母：(让几张命纸支配的全无主张)这又是怎么回事？

六婶：鼠猴相克啊！——要是属狗那就是天赐良缘了。

◆张母闷着气一言不发。两个女儿都是她自己生的，她无话可说。

六婶：真是可惜了，这是个好人……

张母：(一咬牙，做了决定)把幼仪改成属狗吧！